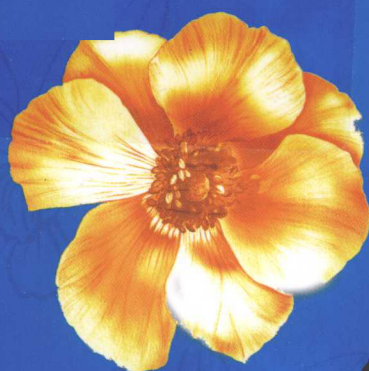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此生心系苍生，心系百姓，心系众生，可是却从没为她做过什么。
我不负苍生，不负百姓，不负天地，可是终归还是负了她，负了我自己。

花千骨



花子骨

Li Qian Qian

下

果果◎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311 卷五：雾泽蛮荒终一统· 三千妖兽复何安

- 【柒拾柒】针锋相对 · 312
- 【柒拾捌】二吻真言 · 316
- 【柒拾玖】三尊会审 · 321
- 【捌拾】用心良苦 · 327
- 【捌拾壹】腐心蚀骨 · 332
- 【捌拾贰】蛮荒雾泽 · 339
- 【捌拾叁】竹林尽染 · 343
- 【捌拾肆】不可不防 · 348
- 【捌拾伍】万兽之王 · 353
- 【捌拾陆】宏图大志 · 357
- 【捌拾柒】瀚海阑干 · 359
- 【捌拾捌】与虎谋皮 · 364
- 【捌拾玖】蛮荒一统 · 367
- 【玖拾】三千妖杀 · 369

目 录



contents

• 001 •

375 卷六：六界重归天地变· 物是人非为红颜

- 【玖拾壹】重归六界 · 376
- 【玖拾贰】红颜祸水 · 382
- 【玖拾叁】情为何物 · 384
- 【玖拾肆】桃花幽若 · 390
- 【玖拾伍】物是人非 · 394
- 【玖拾陆】罪孽深重 · 397
- 【玖拾柒】今昔何昔 · 402
- 【玖拾捌】出乎意料 · 406
- 【玖拾玖】身份败露 · 409
- 【壹佰】乌龙事件 · 413
- 【壹佰零壹】报仇雪恨 · 418
- 【壹佰零贰】水火不容 · 423
- 【壹佰零叁】前尘旧怨 · 427
- 【壹佰零肆】旧事重演 · 431
- 【壹佰零伍】翻来覆去 · 433
- 【壹佰零陆】事出有因 · 437
- 【壹佰零柒】弱水三千 · 443
- 【壹佰零捌】北斗星君 · 448
- 【壹佰零玖】镇魂血石 · 453
- 【壹佰壹拾】南无之月 · 458
- 【壹佰壹拾壹】瑶池飞临 · 464
- 【壹佰壹拾贰】仙魔大战 · 466
- 【壹佰壹拾叁】师徒相见 · 470
- 【壹佰壹拾肆】怀璧其罪 · 476
- 【壹佰壹拾伍】肝肠寸断 · 481
- 【壹佰壹拾陆】渺渺空花 · 485

491	神灭魂离只此眠
卷七：深宫	云顶生若死·
【壹佰叁拾壹】	永不分离 · 567
【壹佰叁拾】	生死抉择 · 561
【壹佰贰拾玖】	醉生梦死 · 542
【壹佰贰拾捌】	不堪回首 · 536
【壹佰贰拾柒】	春风化雨 · 531
【壹佰贰拾陆】	水墨如冰 · 527
【壹佰贰拾伍】	心如死水 · 523
【壹佰贰拾肆】	风雨欲来 · 518
【壹佰贰拾叁】	同床共枕 · 516
【壹佰贰拾贰】	忆往昔日 · 512
【壹佰贰拾壹】	暗潮汹涌 · 509
【壹佰贰拾】	冰心依旧 · 506
【壹佰壹拾玖】	云顶天宫 · 502
【壹佰壹拾捌】	君已陌路 · 498
【壹佰壹拾柒】	万劫不复 · 492

目录

contents

•002•

573	重生难断斩前缘
卷八：转世横刀夺遗爱·	
【后记】	· 621
【尾声】	· 613
【壹佰叁拾玖】	花好月圆 · 604
【壹佰叁拾捌】	情深不寿 · 599
【壹佰叁拾柒】	月夜私奔 · 594
【壹佰叁拾陆】	三魂七魄 · 591
【壹佰叁拾伍】	情窦初开 · 586
【壹佰叁拾肆】	南无豆腐 · 583
【壹佰叁拾叁】	覆水难收 · 578
【壹佰叁拾贰】	朝朝暮暮 · 574

卷五

ហ្សូ
ឡីណូប



雾泽蛮荒终一统·三千妖兽复何安

她从来都不觉得现在的处境让她痛苦到哪里去，最痛苦的是醒着的时候回忆过去，睡着的时候梦到过去。

【柒拾柒】针锋相对

白子画和杀阡陌二人在云端对峙着。周围的人都不由得屏住了呼吸，静观事态发展。

杀阡陌一身紫色华服，雪白毛领，从袖沿到腰带，从发冠到纽扣无不精致异常，脚踏火凤，手持绯夜，绯夜剑通体透红，犹如鲜血凝成，剑身周遭环绕一圈炙热的火焰，一丈之内草木皆焚，三尺之内冰水汽化。

他一贯爱笑，因为美人笑起来会更美。所以在天下人面前猖狂地笑，在部下面前阴险地笑，在敌人面前狠毒地笑，在花千骨面前开心地笑……窃笑，媚笑，微笑，冷笑，无论何时，他总是笑着的，不同的笑展示出他不同的风情以及不同的心情。

可是此刻，他却再也笑不出来了，冷冷地望着白子画，脸色一片肃杀，犹如最雍容华贵的牡丹上覆盖着白白的一层霜，颜色却越发明亮起来，仍然艳似盛世繁花。

很少人见过他的绯夜剑，因为以杀阡陌的能力极少需要出剑。更从不佩剑，因为佩着剑很难搭衣裳，那样就不够美丽了。

他出剑只有两个字：绝杀！

白子画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，面上没有丝毫怒色，眸子里更看不出半点情绪。一袭素白的长袍简单干净，黑发如瀑，随意披散，尽管风大，依旧垂如缎，顺如水，丝毫不乱。只是这些日子，三千青丝再无人为他束。

他的风姿远在九天之上，那种美只能用“神圣”一个词可以概括，连多看一眼都让人觉得是种亵渎。

他举剑，眸似云间月，皓腕凝霜雪。

“冰敛横霜”四个字，于他，于剑，都再贴切不过。

很难在两人中分出个高低上下来，杀阡陌胜在颠倒众生的外貌，白子画更胜在天下膜拜的风骨，但都不输于对方的是各自的能力和气势。看着无论是外貌还是能力皆冠绝六界的二人之间的这一场对决，几乎每个人都各怀心思。

蓝雨澜风、紫薰浅夏、单春秋等人自然是一手心的冷汗。摩严、笙箫默等人却镇定自若。虽然正邪易辨，但是轩辕朗、轻水等人却不由自主地祈祷着杀阡陌能胜，否则花千骨性命堪忧。

“把小不点还给我！”杀阡陌想到花千骨被押回去之后可能会面对的刑罚，心头阵阵犯凉。

“花千骨本是我长留弟子，何来还你之说？”

花千骨和南无月被锁在光罩里，在白子画左右缓慢浮动。白子画甚少与人动手，虽然



做好应战的架势，语气依旧不愠不火。

此时天还未亮，紫色的天空已变作漆黑的墨色。月亮似乎怕被波及一般躲在了云后，海上光线颇暗，却依旧风浪不减。

糖宝昏过去后被白子画托付给落十一照顾，却始终没有醒来，落十一担心，想要施法把它救醒，东方戡卿却摇头制止了它，否则只会乱上加乱。

每个人都心神惶惶，东方戡卿看着花千骨和南无月也是一脸的阴晴不定，连他都没有想到……

骨头，或许……

突然他眼中闪过一抹欣慰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愿意冒个险，尊重骨头的决定，把骨头交给白子画处置。只是他肯，杀阡陌哪里肯。

知道这一战是非打不可，杀阡陌懒得再多说废话。当下意念凝聚，真气运转。手中绯夜剑轻轻一提，浮云踏浪，转瞬间已出了百招有余，速度之快，叫人咂舌，纵是仙魔，远远的也只望得见他紫色的身影。

绯夜剑赤红色的真气吞吐不定，热浪逼人。白子画凌空翻转，轻易而又巧妙地躲过他一波波凌厉而凶险的攻势，稳稳落在海面上，而花千骨和南无月始终飘浮在他身边不近不远。

杀阡陌闪电似的疾追而来，长袖旋转，绚光流舞，犹如花开。火凤也随之盘旋而下，玫瑰色的红光与绯夜剑交相辉映，炫目缤纷。

摩严空中观战，冷哼一声：“妖孽，果然有些门道。”

白子画始终不慌不忙，以退为进，以守为攻。杀阡陌出百招，他只出一招。绯夜剑与横霜剑狠狠相击，天空中惊雷炸响，闪电划破漆黑夜空。

众人看得紧张，额上都不由沁出汗来，一个个屏气敛息，心跳如撞。

暗云翻涌，狂风肆虐，二人在惊涛骇浪中转眼已斗了数百回合。

白子画见他功力竟比之前争抢伏羲琴一战时提升如此之多，变得更加诡异莫测，妖异凌厉，也不由得暗暗心惊。而自己毒伤初愈，真气不济，竟只能勉强与他战个平手。时间拖得越久越对他不利，白子画攻势渐渐加快。他无心与杀阡陌争什么胜负，但是岂能如此便将花千骨交给他人。右手结印划过天地，顿时空气中出现无数冰凝的细小水结晶，狂风中犹如水波剧荡，四周景色都像水中倒影摇曳变形。杀阡陌的身子在空中一滞，天地陡然间极冷，似乎连空气都被冻住。一条红色火焰从他剑上盘旋而出，蜿蜒怒舞，紧紧将横霜剑缠绕住，力道之大，似乎要将其扭曲变形。冰火互斥，只听得一片“滋滋”作响。

白子画左手推掌而出，仿佛捉住蛇的七寸一样将火焰从剑上扯了下来，用力一扬，变作长鞭带着火焰直向杀阡陌席卷而去。杀阡陌也一把抓住火链另一头，一声爆破，火焰瞬间消失无踪。紫衣鼓舞，凌空翻下，举剑威极长劈，未料速度仍慢了一步，擦过白子画身侧，砍在了笼罩花千骨和南无月二人的光壁之上。瞬间光华大震，照亮半边天地。白子画

一愣，杀阡陌也骇住了，两人都不由得顿了一顿。

虽安然无恙，花千骨却慢慢醒了过来。虽然被锁在光壁内，外面景色却看得清清楚楚。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。自己明明应该和小月在墟洞之中才对，怎么会突然到了外面？

白子画转头，二人目光对视，花千骨大脑顿时就蒙了。万籁俱寂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只剩下他们师徒二人。

完了……她的心陡然下落，望了望身边的小月。终归还是被抓了出来，还不知道众仙会如何处置身为妖神的小月，自己又要如何才能护他周全。不过事到如今……自身都难保了吧……

她看不懂白子画望她眼神，她从来都不懂他的。他就像水，没有温度没有形状没有棱角没有任何特征，他是天底下最完美的人，却正因为这份完美反而叫人无法更深刻地去感知他，无法用任何语言描述他。他的存在，有时候她会想会不会太过空洞、遥远还有乏味了。知道一切已成定数，她心底的某个角落突然反而变得释然起来。这样正大光明地回来面对一切，哪怕是死，也好过一辈子和小月躲在墟洞里面。能看着师父再次这样好好地站在她面前，她于愿足矣。只是，为何却又和姐姐打了起来呢？

她趴在光壁上，有些惊慌地看着他们二人。

“小不点别怕，姐姐这就救你出来！”杀阡陌投给她一个安慰的眼神，单手翻转，空气中顿时紫气弥漫。

正在此时，趁着众人都在紧张观战，单春秋趁机发难，率领妖兵魔兵向众天兵攻了过去。他才不管那丫头的死活，现在谁抢到妖神，谁就是九天之王，六界至尊。顿时四下一片混乱，剑芒横飞，刀光霍闪，矛戈如雨，光波四射，火光熊熊，杀声震天。仙魔混战，威力之强，真气之猛、速度之疾，比人界的战争不知激烈了多少倍。

白子画长剑不断与杀阡陌相击，冰霜与火花四溅。

“不要打了，师父！姐姐！不要打了！”花千骨趴在光壁上看着周围因她而乱作一团，却丝毫无力阻止。

白子画迅驰如风，银色光波从掌中击出，杀阡陌惊险躲过，低头却见顿时整个海面都被冰冻住了，连波浪都凝固成翻飞的形状。四周形势越发不容乐观，白子画再不犹豫，出手更加凌厉。轩辕朗见杀阡陌逐渐落在下风，便想上前相助，可是毕竟是高手对决，岂能随便插手。人界兵将未得他命令，只得按兵不动，坐看仙魔二界厮杀。

白子画怕伤亡太多，传音给摩严。摩严点点头，长声道：“徒添伤亡无益，众仙随我先撤回长留山。”

长留山离东海不远，妖魔数量太多，群仙边战边退。

“不准走！”杀阡陌周身皆被烈焰环绕，真气如游龙四处飞腾，白子画再不想跟他做无谓缠打。使出全部真气，一掌落在他肩上，直灌而入的内力几乎将他的每根血管和经脉都

冻到爆裂。杀阡陌不闪不避同样满是烈焰的掌落到白子画身上，却仿佛打在棉花和云朵里，深不可测，绵绵流长，如水中浸泡。

“想要妖神，有本事就来抢。至于花千骨，这是长留的私事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管！”白子画冷道，又连击出三掌，伤了杀阡陌心肺，又封了他大部分内力。

杀阡陌自知自己比不过他，却硬撑着一口气一直战到此时，怎肯轻易罢手。长剑一挥，仰天长啸嘶吼，四处爆破声惨叫声不绝于耳。只见周遭无论仙魔肚膛纷纷裂开，身体瘫软，吐血而死，足有上千余人。

摧心化骨？白子画心头一惊，受如此重伤还敢用如此招式，果真是不要命了！

“妖孽！我好心留你不得！”白子画厉声呵斥，全身真气往剑上凝结，横霜剑瞬间透明犹如冰刃。

杀阡陌早已杀红了眼，快要滴出血的眼睛狂傲俯视众人，仙魔皆是一片胆寒。

“我告诉你白子画，你若敢为你门中弟子伤她一分，我便屠你满门；你若敢为天下人损她一毫，我便杀尽天下人！”美艳红唇轻轻开合，字字惊心动魄。长发在狂风中飘摇乱舞，绯夜剑迎风自响，呜呜不绝。漫天冰晶，随风四合，在他身旁环绕不息。

花千骨呆住了，周围的所有人都都呆住了。

很安静，只有风呜咽的声音。白子画的剑尖轻轻垂了下去，眸子仿佛有暗云翻涌，只是身子轻轻向前倾了一些，刚要迈步。

花千骨腿一软便在光壁中跪了下去，使劲地磕头，满脸的惊恐：“师父！不要！求求你！都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！跟他们都没有关系，我跟你回去受罚！我跟你回去受罚！”

周围的所有人这一刻才又能够开始重新呼吸，急剧地喘息起来。刚刚那一瞬间白子画散发出来的杀意实在是太惊人太可怕了，天地都凝固了一般，连众仙都不由得打个寒战。

白子画冷冷扫了花千骨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一个要杀尽天下人，一个心甘情愿回去受罚，他们俩还真是情深意重啊……

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，只是手中的剑不由自主握得更紧了。

“不要求他，小不点，姐姐带你走，去他什么狗屁仙界魔界，去他的狗屁妖神，姐姐带你一起走，咱们什么都不要了，你想去哪我们就去哪。”杀阡陌踉跄上前几步，抬起手来，想抱住花千骨小小的身子，却只触摸到冰冷的光壁。

花千骨心痛如绞，手隔着光壁与他牢牢固贴：“姐姐，不要再乱杀人了！是我自己做错了事，让我回去受罚，求你了，别再打了，不值得……”

杀阡陌鼻子一酸，忍不住快要掉下泪来。

“姐姐别哭，哭了就不美了……”花千骨努力在笑，却比哭还难看。

白子画由始至终没看过二人，身子一晃已在十丈开外，杀阡陌手中一空，看着花千骨

随着光壁瞬间飘远。他脚步刚移，身子微晃的便吐出一口血来。

“魔君！”单春秋等人想上前扶他，他却抬手制止。

不能放弃，不能放弃！他怎么能这么就放弃！杀阡陌看着前方，脸上一片凄艳狠绝。

“尊上！”轩辕朗还有云隐一行人匆忙赶上他，虽然也担心花千骨的安危，但是毕竟不能像妖魔一样来硬的。

白子画皱眉，飞速御风而行，冷道：“二位不用多费唇舌，人有王法，仙有仙规，三尊会审之后，花千骨自会按长留门规处置。”

轩辕朗并不了解长留门规，更不知道三尊会审是什么。只是看着轻水还有落十一等人瞬间苍白的脸，心里就隐隐预感大事不妙，急忙说道：“尊上，就算千骨她犯下大错，可是妖神出世已经被及时制止，而且她也甘愿受罚，请网开一面……”

“多说无益，陛下还是管好你人间的事吧，这仙界的事不是你该插手的。”

众仙同长留弟子一道飞临长留山，接下来要商讨的便是关于对妖神和花千骨的处置。

到长留山的壁罩外，白子画突然停了下来：“长留乃是仙界，再加上特殊时刻，陛下领着重兵不方便一起入山。”

轩辕朗大惊，白子画难道已经知道了会审结果，故意要将他遣开，不让他入山，怕他大怒生事吗？

“尊上！”他上前就想理论。

花千骨趴在光壁上连忙向他挥舞着小手：“我没事的，朗哥哥放心！”末了又突然加上一句，“如果……记得帮我照顾好轻水！”

轩辕朗欲继续往前却被长留弟子拦下，只能焦急地在原地打转。

白子画没有回绝情殷，而是直接向长留大殿飞去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转过头看着东方戡卿，一直以来最冷静的便是他了。

东方戡卿躬身一笑，一副温文无害的模样：“在下孤身一人，什么恶意都没有，只是身为友人，担心骨头，想多陪陪她，无论会审结果是什么，都不会有异议的。”

二人目光相对，白子画知他才是几人中最难应付之人。不过花千骨和南无月如今既然在他手里，他就不信他还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们出去。

“将这二人压入仙牢，稍后提审。”白子画拂袖入殿，自始至终没有跟花千骨说过一句话。

【柒拾捌】二吻真言

“小月，醒醒，小月！”花千骨奇怪地发现自己的真气和内力竟是半点都使不出来了，



腹腔之中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沉沉的压制住，一想用力又全部被反弹了回来。来不尽细想，轻轻拍打着南无月的面颊，试图唤醒他，可是他依旧睡得香沉。

花千骨从他头顶上穴位顺着经脉一路按下去，南无月终于慢慢有了醒来的迹象，睁开眼迷迷糊糊的习惯性地往她怀里钻。

“小月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花千骨捧起他的小脸仔细端详。

“花花……”南无月咕哝一声，四处打量了一下，这才发现二人已不在墟洞之中，却被关在一个巨大的铁笼子里。

“这是哪啊？”

花千骨将他紧紧抱在怀中：“小月别怕，我们被从墟洞里抓出来了，这是长留山的仙牢。”

南无月似懂非懂地看着她：“我们会死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或许会吧，小月害怕吗？”

“不怕。”南无月无畏地摇头。

花千骨看着依旧一脸天真的他，伸手摸摸他的头，还这么小，什么都没经历过，怎么会明白死呢？她早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，死倒也没什么，一了百了。欠绿鞘、温丰予还有朔风的终归是要还的。只是小月怎么办，还有糖宝……

“小月记住了，一会儿如果要提审问话，你什么都不要说，不论上面要怎么惩罚我或者处置你，你都不要顶撞或是生气。妖神之力太过巨大，我猜他们定会想办法杀你。姐姐自身难保，照顾不了你周全，但是我相信凭你的能力不会轻易受伤。一有机会你就逃跑，无论妖界、魔界还是人界，随便哪里都好，但是切忌不要伤人。你妖力还只恢复了一小部分，是打不过我师父他们的，否则他们更有借口杀你了。”

“那花花呢？我们一起逃跑吧，你不说有机会出来就带我到处去玩的吗？我想去你跟我说的那些地方，吃很多好吃的东西。”

“小月，还记得我们在墟洞中说好的吗？”

“记得，在墟洞里你就一直陪着我，出了墟洞就全部听你的。”

“嗯，姐姐做错了事，在墟洞里还可以逃避一时，就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死了，只好好陪着你，但是既然出来了，就要鼓起勇气去承担当初自己犯的错。小月从生下来就没伤害过任何人，用不着因为自己的能力或者潜在的威胁去偿还些什么，所以你只要加油逃出去。但是姐姐若是逃了，就是错上加错。所以小月不要管我，也千万不要想着救我。你知道姐姐若能好好接受师父的处罚，才会踏实安心，否则就算逃了也永远都不快乐。”

“花花的师父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你不要小月了？”南无月鼻子吸了吸气，嘴巴一瘪，眼泪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。他依旧什么也不懂，只是隐隐有不祥的预感，感觉花千骨在跟她交代后事，他并不知道死是什么，有多可怕，他只是不想离开再也见不到她。

花千骨笑了起来，轻轻吻掉他的泪水。

“没有不要你啊，就算你看不见我，我不也一直在你心里吗？”花千骨拍拍他的小肚子，帮他把衣服整理好，“你只需要记住我这么久以来跟你说的话，然后做个坚强勇敢的好孩子，千万别做任何危及六界苍生之事，我就什么牵挂都没了。”

小月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花花怎么说，他就会努力怎么去做的。

只是……

“花花，我好像什么法术也使不出来了……”南无月觉得身体里空空如也，什么力量都没有。

“这是仙牢，可能法力都被封住了吧。”花千骨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对。

四周潮湿阴暗，死一般寂静，并未见到什么其他被囚禁之人。戒律阁的刑罚总是来得又快又狠，很少会采用长期囚禁的方法，所以仙牢只是用来临时关押犯人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突然听见有人在喊。花千骨抬头一看，果然是东方彧卿，她知道他一定会想办法进来的。

“骨头……”东方彧卿隔着铁栏紧紧握住她的手，“你受苦了……”

“骨头娘亲！”糖宝从他肩上一跳跳到她脸上，泪水大颗大颗地往下落。她怎么可以不带它，自己一个人去冒这么大的险呢！它再也不理她了！臭骨头！呜呜呜……

花千骨紧紧抱住东方彧卿和糖宝，忍不住也微微有些哽咽了。

“这是南无月，你刚刚见过了。”花千骨吸吸鼻子，把南无月推到东方彧卿面前。

“小月，这就是我常常和你说的东方和糖宝。”

小月害羞地从花千骨身后探出头来，面颊粉粉的：“你……你们好。”这是他有生以来除了花千骨第一次和别人接触，所以很不习惯。但是看到东方彧卿眼儿一弯，阳光般和煦一笑，陌生和拘束感便瞬间消散了。

糖宝嘿的一下跳到他肩上，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戳了戳，软软的，不由得开心地望着花千骨笑了起来：“花花，糖宝虫虫好可爱！”

糖宝抱住他的手指亲昵地蹭了蹭，喜欢他身上干净又纯粹的味道，哪里有半点儿妖神。

东方彧卿笑道：“这下我们有两个孩子了呢！”

花千骨笑着轻轻用额头撞他一下：“众仙商讨结果已经出来了是吧？”

东方彧卿面色微微凝固：“妖神必须处死，他们说来说去也不过是什么时候怎么死的问题。妖神之力太强，因为只有每次的月圆之夜其力量才最弱，但是众仙又都等不到阴年阴月阴时了，怕拖久了多生事端。所以定了来年正好十五月圆又是五星耀日之时在昆仑山众仙齐聚，施万鬼魂天阵，请齐诸天一百八十二路神佛，灭了妖神真身，再次将妖神之力封印回十六件神器……”

花千骨点点头：“幸好，时间还剩很多，你帮我救救小月好吗，他明明什么也没做过！”

“你放心，他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但是你自己的打算呢？再过一会就要有人来提审你



了，他们不可能也拖那么长时间才处置你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当初我决定做这些的时候就已经料到有这一天。你照顾好糖宝和小月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”

“你说得轻松，可知道将面临怎样残酷的刑罚？”

“我是长留弟子，心里自然再清楚不过，就算是掌门弟子，也难逃死罪。如果师父慈悲，或许能直接赐我一死。”

东方戡卿脸色更差了几分：“或许你把所有事实真相都跟白子画说清楚他会理解免你一死的。”

花千骨摇了摇头：“我太了解我师父了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无论理由是什么，结果是不会变的。”

“骨头，你没必要为白子画做了那么多还一个人承受那么大的委屈，他也有权利知道事情的真相！”

“东方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不要以为我有多伟大，想一个人默默背负下这些苦和委屈。不想让他知道，怕他难受只是一方面。不管发生什么，事情的结果都不会改变。就算他再不忍，对我也会下杀手，与其让他为难，还不如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反而走得踏实，心里有一丝微微希冀着，如果有朝一日他明白了，对我的恼怒会少一点，会多怀念我一分。而如果他已经知道了，却依然死在他手上无论如何我心里是会有委屈的。瞒住他，只是自私又自欺欺人地想自己心里好受一点罢了，你明白吗？”

东方戡卿沉默良久地点点头，骨头，你知道你自己已经爱他有多深了吗？

东方戡卿长叹口气，只是，你也看轻了白子画对你的爱护了。或许，就算你是真的做错一切，毁天灭地，欺师灭祖，他也宁可违背自己的原则，不忍心杀你呢？

二人紧紧靠在一起，看着小月蹲在地上和糖宝玩，一会儿扯着它扭来扭去，一会儿又用来搓麻条，可怜的小糖宝被折腾得头晕眼花的。

“白子画有心放水，可能是想我带糖宝进来见你最后一面。轻水、落十一、火夕、舞青萝、清流，还有云端，他们一直在外面很着急地守着，可是进不来，托我交代你好好照顾自己，一会儿三尊会审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死鸭子嘴硬什么都不说，更不要一时冲动担下所有罪名。”

花千骨感动地点点头：“我没做过的，自然不会随便乱认。你让他们放心……”感觉到牢内有人进来了，知道是提审她的时刻到了。

东方戡卿突然俯下身来，声音温柔如蜜般浓得化不开：“我很想相信白子画，也不是对他没信心，只是这人太深，我不看透，更不敢冒任何的险，把你的性命都押在他身上。所以，你自己也要努力去争取……”

“什……”

花千骨刚想开口，东方戡卿使用一个吻将她的所有话封住了。

南无月吃惊地望着这边，隐约知道他们在做羞羞的事情，连忙一只小手捂住自己的眼睛，另一只手捂住糖宝的眼睛，却又忍不住好奇地偷偷从指间缝隙里偷看。

“东方……唔……”花千骨腿一下就软了，脑袋里成了一团糰糊。东方彧卿的吻温柔缠绵到了极点，却又深沉有力，酥到她骨子里去了。她半分劲都使不出来，只是惊慌失措地睁大眼睛。

为什么？这么久以来东方虽然会常常说她是他娘子，口头上占一点小便宜逗逗她，可是从来没有半分无礼过。和师父失去意识时为了吸血的亲吻不同，东方的吻炙热激情如燎原野火，熟练而有意识地搜索她唇内的每一寸柔软。她生涩而笨拙地躲避着他舌尖的缠绕，急促地呼吸颤抖着。

这个吻辗转缠绵着持续了很久，东方彧卿终于放开了她，眼神是从未有过的复杂，又带着与他一贯冷静不相符的灼热。轻轻碰了碰她的鼻尖，感受着彼此的呼吸和心跳，二人都沉默了。

“你……”花千骨有些手足无措地刚想说话。

东方彧卿食指轻轻嘘声，花千骨的嘴立马合上，竟然不管怎么想说都说不出来了。

看着东方彧卿一脸的坏笑，花千骨突然想起初次见到身为异朽君的他时的情景。

——只要是我触碰过的舌头，一炷香内不管说什么，都会受我控制。

——我干吗会让你碰到我的舌头啊？

却原来，竟然是……

“东方！你别闹了，赶快替我解开咒术！”花千骨恐慌起来。

“别担心，我只是让不管问什么你都实话实说罢了，不然我知道，你生意全无，一心受罚，定是什么罪名都往身上担，不知辩解的，如果那样，就算是白子画有心都帮不了你。”

“东方！你在说什么！师父他一向赏罚分明，不会对我偏私的。别闹了，赶快替我解开。”花千骨面色越发苍白起来，若是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她对师父的爱意就兜不住了。

看着惊恐犹如小鹿的花千骨，东方彧卿露出轻佻的笑容：“想解开也很容易啊，只要你吻我……”

花千骨踌躇片刻，二话没说踮起脚勾住他的脖子，把唇印了上去。东方彧卿长长地惊叹一口气，将她抱得更紧了。感受着她小小的舌尖笨拙地轻触了下他的舌尖然后飞快退回，他及时的缠绕捕捉，久久不肯放她离去。心头几多幸福又几多苦涩。够了，都够了，骨头，你的前一吻已经还清了你欠异朽阁的所有债。而为了这一吻，我会为你做我所能做的一切，也会努力弥补一切……

提审的人到了，门突然打开，戒律阁的几名弟子走了进来。

东方彧卿放开花千骨，满脸促狭地对她笑着，花千骨脚步不稳地退了两步。

“东方？”

“骗你的，我下的咒哪那么好解开。殿上好好为自己辩解吧！”

“你！”花千骨气得快要说不出话来。这种事怎么能拿来开玩笑呢！居然还骗她主动亲他！气死她了！

花千骨鼓着腮帮子小脸通红，使劲踢他一脚，却被他侧身躲过。

“罪人花千骨，长留殿三尊会审。”牢门打开，花千骨走了出去。小月扯着她的手不肯放开，糖宝钻进她耳朵里又被东方彧卿拎了出来。

“去吧，骨头，不要这么轻易就放弃了，也试着努力为自己争取一下。你不光只有师父的，我和糖宝还有小月都还在等着你……”

花千骨低头看了看南无月，又看了看东方彧卿和糖宝，心头一酸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【柒拾玖】三尊会审

从天牢到长留殿并不远，可是花千骨走了很长时间。因为是掌门弟子，待人又一贯极好，押解的几个弟子都认得她，也不催促。

花千骨走得极慢，好想这条路永远也走不完。抬头仰望了一下飘浮在半空中的绝情殿，她很想去最后看一眼，看看她刚移栽没多久的桃花树，开得可好。望了望四周，海天之间云雾缭绕的仙境，她的第二个家。在这里，她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七年。尽管前面有可怕的刑罚在等着她，或许马上就要死了，可是她一点都不害怕，唯一害怕的，是师父失望的眼神。

大殿的门吱呀一声打开，花千骨低着头慢慢走了进去，大门再次在她身后砰的一下合上，她的心也随之使劲往下一沉。

周围的人并不多，能参加会审的都是本门和外派资历较深、辈分较高，或很有威望的仙人。轻水、落十一、清流、火夕、舞青萝他们都在，另外还有云隐和两个茅山派的长老，各个都一脸担忧地望着她。

坐在最高处正上方的是白子画，右边是摩严，左边是笙箫默，再两侧是九阁的长老。四周鸦雀无声，气氛十分压抑。

花千骨始终没有抬起头，往前走了几步，然后跪了下去。戒律阁的首座站在戒律台上，不怒自威地大声陈述着她的罪行。

“长留弟子花千骨，你偷盗神器，偷习禁术，欺师灭祖，天地不容。结交奸党，勾结妖魔，不知自爱，竟与杀阡陌有染，罪不可赦。还杀死长白掌门温丰予，大闹东海，私放妖神出世，导致仙魔大战，死伤无数，更是百死难辞其咎。你可认罪？”言辞语气之凌厉叫在场人心头都不由一震。

花千骨想说我认罪，反正横竖都是一个死，不如快点结束，她不想再这样跪在白子画

面前，这比凌迟更加叫她难以忍受。可是她的舌头却完全不受她控制，她听见自己的声音不卑不亢，不高也不低地说：“温丰予不是我杀的，我和杀姐姐又怎么可能有染！”

摩严冷笑一声，嗤之以鼻：“杀姐姐？这是什么兴趣爱好，那妖孽仗着一点点美貌，还真当自己是女子了吗？”

花千骨一惊抬起头来，又立马低了下去：“杀姐姐……他是男的？”虽然一时叫人难以接受，但是她略微一想就知道是自己笨，从一开始就误会了。杀阡陌刚刚为了她与师父大战一场，还杀了那么多人，她也从不避嫌地与他搂搂抱抱，难怪别人会误会他们俩。只是姐姐为何不早点告诉她呢？

花千骨知道再辩解也没用，没有人会相信她，只是仍旧平静地强调：“我和他没有关系，温丰予不是我杀的。”

“还敢狡辩？你妄图夺取神器，温丰予不从，你便施摄魂术杀了他，否则你是怎么取得神器的？”

“我只取神器，没有杀人，人是蓝雨澜风杀了嫁祸于我。”花千骨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，仿佛是另一个人在说话。

“大胆孽徒！事到如今你还不招吗？”摩严怒斥道。

花千骨背脊挺得直直的：“他虽因我而死，却的确不是我所杀。”

摩严眉头一皱，刚要发飙，笙箫默眼神制止住他，语气和缓地说道：“你说人不是你杀的，你就把你如何偷盗神器，偷习禁术，又放妖神出世的详细经过陈述一遍吧。”

花千骨心头一惊，咬了咬牙，拼命地控制着自己的话语，颤抖着声音道：“神器是我偷的，妖神也是我放的，我偷习禁术，欺师灭祖。我通通认罪，不必再审了，还请三尊处罚。不管结果是什么，弟子毫无异议。”

“掌门！”云隐紧皱眉头，看着她瘦弱细小的身子跪在下面，心头不由一痛。

笙箫默轻轻摇头：“花千骨，你身为长留弟子，掌门首徒，置你师父于何地？更叫长留颜面何存？你身背清虚道长重托，代任茅山掌门，又叫茅山派如何向天下人交代？你愧对长留，是为不忠；愧对你师父，是为不孝；愧对清虚道长的托付，是为不义；更愧对天下人，是为不仁。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，长留门下再容你不得。如今判你逐出师门，诛仙柱上受九九八十一根消魂钉。但念你年纪尚小，暂留你一息魂魄拘于白露瓶中服刑三百年再入六道轮回，你服是不服？”

此语一出，满堂皆惊。长留诛仙柱，五百年来钉死了六十六个仙人，不但失却仙身，一半以上都是处以极刑被钉得魂飞魄散。一般从手足开始钉起，却不伤及要害，每一根入骨皆是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。法力较弱的，能撑到二三十余根不断气就已经很不错的了。这是长留山最残酷的刑罚之一，却竟然要钉在花千骨身上八十一根之多吗？可是此时仍听摩严冷道：“师弟，以花千骨重罪就算是魂飞魄散也难辞其咎，你这刑罚怕是太轻，难以服众吧？”

轻水、云端等人皆倒抽一口凉气，所有和花千骨熟识的长留弟子全都扑通一下跪倒在长留殿上，包括尹上飘、落十一、火夕、舞青萝等三尊弟子，唯有霓漫天满脸幸灾乐祸地俯视着花千骨。

摩严眯起眼睛，大声呵斥：“你们一个个都给我反了吗？”

一旁东华上仙，崂山掌门，北海龙王看了，也于心不忍，纷纷为她说情。

摩严冷哼一声：“花千骨是长留弟子，犯下如此危及六界的大错，如此还算轻饶了她，再说这是长留私事，该如何处置还轮不到外人来管。”

云隐怒道：“花千骨也是本门掌门，岂可轻易交由长留说杀就杀！今天就算拼了整个茅山派，也绝对不会把人交给你们！”

“云隐！”花千骨轻喝，望着他摇了摇头，平静地说道，“茅山掌门花千骨，罪恶滔天，现革去掌门一职，由弟子云隐接任。”说着交出了掌门的宫羽，临空给云隐传了信印。

“掌门！”云隐望着她恳求的眼神只能欲言又止。

花千骨慢慢俯身于地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长留弟子花千骨，罪不容诛，三尊仁慈，弟子甘愿伏法。只求三尊开恩，不要逐我出师门。哪怕魂飞魄散，弟子也毫无怨言。”

众人又是一惊，不敢想象更无法理解她宁愿魂飞魄散都不愿脱离长留山。只有霓漫天冷笑一声，想不到花千骨对白子画的执念竟深到这种地步。

所有的人都看向白子画，唯有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开过口，花千骨毕竟是他的徒弟，最后到底要如何处置还需他来定夺。

白子画面无表情，端起茶盏喝了口茶，周围静得连一根针掉落都听得见。

花千骨不敢抬头看他，她什么也不要，只求师父不要逐她出师门。她是白子画的徒弟，死了也是！

“为何要盗神器放妖神出世？”白子画的声音冷冷地在大殿内回响。

花千骨的心咯噔一下，完了。

她的唇舌开始不听使唤地颤动起来，紧紧咬住牙关不说话，面色越来越铁青。

“为了……”

不行！不行！死都不能说！她拼命摇头，唇被咬破，流出血来。

周围的人都奇怪地看着她，不明白她在挣扎些什么。

可是咒术不是光不说话就逃得开，花千骨听见自己的声音冲破喉咙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。她一狠心用力，将自己舌头咬烂，鲜血流出，疼得她快昏过去。

“会了气……衣服……铁树……（为了替师父解毒）”残缺不明的字眼从她嘴里发出。周遭的人一头雾水，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。

白子画眉头皱起，看模样她是中了异朽阁的咒术了，可是是什么事宁愿把自己舌头咬破也不肯说？心头不由火起，她什么也不说，一口认罪，又叫自己如何有理由为她开脱？她就真的那么想死吗？